

文化
中国行

张家湾的故事多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3月下旬到4月中旬，山东省吕剧院演出一团、二团，带着一批吕剧经典剧目，分赴济南、滨州、东营、临沂、泰安等地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大好春光里把好戏送到群众家门口。

好戏遇上张家湾

吕剧《王定保借当》《王小赶脚》等好几台戏里都出现了张家湾这个地名。

在《王定保借当》中，男主角王定保到张家湾借钱。只不过，他没借到钱，只是借到了东西，还得拿到当铺换钱。这是剧名取“借当”之意。

戏刚刚开场，王定保的一大段唱说清了“借当”的缘由。王定保还是一位正在学堂念书的学生。同学们趁着老师出去踏青，闹着一起赌钱。王定保手气不好，输了八吊钱，怕挨骂不敢回家找父母要钱，就想到张家湾的舅舅家借。

“张家湾上有亲眷，亲上加亲配姻缘，我有心找他把钱借，碰上表姐无语言，我不免去找二舅张端四，借钱给俺把账还。”王定保一路来到张家湾。他与一个舅舅家的表姐张春兰已经订婚，但是，找未婚妻借钱还赌债，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于是转了个心眼，去了二舅张端四家。小表妹张秋兰正好一个人在家。

如此一来，王定保要借钱的事就瞒不过春兰了。因为春兰和秋兰是亲叔伯姐妹，关系亲密。秋兰当然也知道春兰和王定保定亲一事。秋兰年龄尚小，又没啥积蓄，遇上王定保借钱这事，自然而然首先来找春兰想办法。

春兰听了秋兰转述后，起初心里很是不快，随即考虑怎样帮未婚夫体面地渡过这个难关。她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为难。”

其实，春兰也没啥积蓄。她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是“有几件衣裳能当钱”。她把这几件衣服仔细打包齐全转交秋兰，而且特意叮嘱秋兰转告王定保：“到当坊开张当票交给我，姐姐自己取衣衫，他家的日子他知道，莫耽擱姐姐上轿穿。”

春兰包衣服时，里面还特别“放上俺娘的八吊钱”。可这悄悄放上的八吊钱，意想不到地成为“导火索”，惹出一连串祸事。

王定保拿着包裹去当铺。人家打开清点物品，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有八吊钱。

正常来说，哪有拿着钱到当铺里当钱的？

人家自然认为这包裹来路不正，猜测是偷来的。好巧不巧，当地的一位李姓武举人正在现场，当即诬陷王定保偷了自家财物，并接着到县里告发，把王定保送进牢狱。这两人之间又有何

仇怨？原来，这位武举人横行乡里，早就觊觎张春兰的美貌而欲霸占，得知她与王定保定亲正无计可施，有此拆散他们的机会焉肯放过？

春兰、秋兰听说此事大吃一惊。秋兰虽小但有主意，劝说春兰一起，风尘仆仆从张家湾赶到县衙，为王定保击鼓鸣冤。县官清正，查明事实，开释王定保，惩罚武举人。故事最终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另一台戏《王小赶脚》也提到了张家湾。所谓“赶脚”，就是给别人“拉脚儿”挣钱的。剧中，王小赶着一头小毛驴给客人“拉脚儿”。某天，王小遇到了“要回娘家住几天”的二姑娘。

二姑娘自己介绍：“俺家住在二十里堡，俺娘家住在张家湾。”往张家湾走的一路上，二人逗乐打趣，令人乐不可支。

此剧主打一个有趣。比如，两人为了路费讨价还价、讨论二姑娘的“病情”等情节，趣味横生。二姑娘说自己生这病：“只是阴阴阳阳地七八天，大口吃姜不觉得辣，大口喝醋不觉得酸。”王小唱：“你这个病，你不说我也知道……”整个故事自然朴实，又活泼生动。

从艺术性上说，《王小赶脚》和《王定保借当》都是经典作品；从思想性上说，前者突出的是生活情趣，后者主题则更丰富深沉一些，尤其是对“戒赌”的劝诫，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老故事有新续篇

不过，《王小赶脚》里的张家湾应是虚指，更似编剧随意编了个地名。

而《王定保借当》里的张家湾，实有其地，即现在的响泉村；剧中王定保等也都有原型。

2008年，“王定保借当传说”被淄博市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这个故事有关的张春兰故居、武举楼，作为明代古建筑也被列入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前者在太河镇响泉村，后者则位于太河镇的上端土村。

查询“王定保借当传说”申报非遗的资料可以了解到张家湾的历史。明朝初年，王定保的父亲王当与姐夫张容瓢一家从山西省迁来淄川的峨庄一带。王当留在王家庄，张容瓢则去了离此不远的张家湾。张家湾多泉，流水淙淙，积水成潭，落瀑有声，村名曾先改为响水湾，后改为响泉村。峨庄乡后并入太河镇。

剧中的人物也大都实有其人。王定保原名王连凯，生于公元1369年。公元1389年，王定保与表姐张春兰定亲。之后，王定保借当的这个故事，基本与剧中描写一致。

剧中的张秋兰应该是一个艺术虚构的形象。虚构出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形象，倒是给剧情别添了许多曲折和趣味。

按史料记载，到县衙击鼓、为未婚夫洗

清冤屈，其实都是张春兰一人所为。

位于张家湾也即响泉村的张春兰故居保存至今，目前经常有各地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李姓武举人。从淄川区太河镇上端土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一份公示材料中了解到，戏里的这个角色亦有创作原型。此人生卒年月不详，因排行老五，所以外号叫“李五局”，经常作恶，为害乡里。

民间同时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李姓武举人实有其人，但并非为非作歹之徒，反而为百姓办过不少好事，只是在戏里因为剧情需要才被设计成了负面形象。

上端土村古民居建筑群的东南部有一座武举楼，与张春兰故居一起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楼建于明朝，为石砌建筑，分上下两层，楼高7米，原为上端土村解元李德渊居所，亦因《王定保借当》的缘故，改称武举楼。

吕剧《王定保借当》走上舞台后大受欢迎。省作协原副主席刘玉堂在《戏里戏外》一书中说，曾看过这台戏在20世纪60年代演出的一个版本：“该剧本流传甚广，山东地方戏的所有剧种诸如茂腔、五音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柳琴戏、梆子戏、二夹弦及河南的豫剧等都有上演过。”

随着各剧种戏曲的广泛演出和传播，“王定保借当”的故事也为大家熟知。这种知名度更成为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优势。

例如，当地在上端土村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中就提到，要结合旅游服务区和重点保护院落，建立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使吕剧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得以展示；规划结合武举楼院落设立吕剧展演区，结合正在整修中的民俗文化馆作为民俗风情展示区，结合千年古街两侧院落作为写生创作基地、摄影和画展展陈区。

这些规划目标已经陆续落到实处。上端土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画家村”“摄影村”。当地群众在发展特色产业的时候，也特别注重保护村里的古建筑和独特的人文风貌。他们懂得守护发展的根脉。

在艺术上，张家湾也有新的续篇。青岛市作家协会理事、平度市文联戏曲家协会副秘书长陈希瑞创作了吕剧《王小赶脚》后传》，故事同样发生在大家熟悉的张家湾：张家湾的二姑娘，去二十里堡婆家回来不久，就生了个漂亮闺女，名字叫张小妮。赶脚的王小，在二姑娘的热心撮合下，与她的邻居九妮喜结良缘，不久，就生了儿子，名字叫王滴滴。转眼间，张小妮和王滴滴都长大成人，都有了各自的事业，一个是樱桃种植户，一个是出租车司机。年轻一代的两人巧遇，续写一段新故事，从这个新故事中也反映了山东省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和新成果。

榜单

《乘风2024》领跑热门综艺排行榜

据抖音App数据统计，《乘风2024》领跑热门综艺排行榜。《乘风2024》是芒果TV“乘风破浪的姐姐”系列IP的又一力作，在继承了为女性提供舞台的思想基础上，又将“传播文化自信”与“加深国际交流”两大核心贯彻始终，打造出一档国际女性文化交流与音乐竞演综艺节目。

《乘风2024》真实记录3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在乘风舞台上完成不同形式的合作演绎，共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节目由黄晓明担任乘风见证人，赵兆担任音乐总监，经纬担任舞台总监，杜华、杨天真担任乘风推介人，齐思钧担任乘风主持人。为“传播文化自信”“加深国际交流”，《乘风2024》不仅注重音乐与舞蹈的竞技，还在每一期的节目中，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人提供展示特色文化艺术的机会。节目播出后热议不断，抖音热度指数已近800万。

《种地吧》第二季紧随其后。以真实记录田间劳作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种地吧》第二季自播出后，热度居高不下，始终居榜单前三名。轻熟龄恋爱观察真人秀《半熟恋人·第三季》居榜单第三。

《我们八月见》登顶一周热门图书榜

据豆瓣App统计，《我们八月见》领跑一周热门图书榜。《我们八月见》是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遗作。如作者所言，《我们八月见》在不断探讨思考“爱情是否会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而改变”等各种人生命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们八月见》中以女性为长篇小说主人公，描写了一个看似拥有美满的家庭，包括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的主角安娜的故事。在每年的八月十六日，安娜都会独自前往一个小岛悼念去世的母亲。在小岛上，一场意外的邂逅打破了安娜原本的生活节奏，她开启了一场场艳遇，在这些经历和感受中重新审视着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我们八月见》作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后之作，获得了较多的好评，卡门集团文学总监玛利贝尔·卢克对此书评价道：“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生涯中最完美的句号。”

榜单第二名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当代先锋实验作家余华的一篇代表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可以看作是他的“成名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此书重新整理出版，吸引了众多读者。《食南之徒》居榜单第三。《食南之徒》是马伯庸2024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故事以美食为线索，为读者展现着历史背后的波澜壮阔。

《光影少年》问鼎话剧音乐剧热销榜

据大麦App盘点，上海青春繁花制作的音乐剧《光影少年》居话剧音乐剧热销榜第一名。音乐剧《光影少年》由青春繁花旗下音乐剧厂牌“青春繁花Musical”制作，北京青春繁花娱乐有限公司和北京七音空间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光影少年》是“青春繁花Musical”首部原创音乐剧，剧中用光与影来暗喻两位主角，为观众展现了一部以娱乐圈行业生态为背景的原创作品，讲述了欧石楠、向之歌两位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利益的选择中成长的故事。

该剧创作团队阵容强大。曾创作《知否知否》等热门影视金曲的作曲家刘炫豆担任作曲、编曲及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表演教研室副教授郭震担任导演。流行、嘻哈、电子等多种音乐元素融合，带给观众更多奇妙的音乐体验。

北京开心麻花原创魔幻大戏《吸血鬼张三》居榜单第二。《吸血鬼张三》是一部充满奇幻与喜剧元素的话剧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吸血鬼与猎魔人的故事，获得了观众广泛好评，目前大麦评分9.2。上海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位居第三。

《承欢记》居剧集播放量榜首位

据灯塔App数据统计，《承欢记》全网正片日播放市占率始终高于16%，成功登顶剧集播放量榜。电视剧《承欢记》改编自亦舒的同名小说，由中央电视台、华策克顿旗下梦见森林工作室、腾讯视频联合出品。该剧由资深导演田宇执导，王成欣任联合导演，刘冠任后期导演，杨柳担任总制片人，李晶凌任总编剧，伍湘玲、胡晓钰共同编剧，杨紫、许凯等人出演。

《承欢记》讲述了95后女孩麦承欢在与男友辛家亮结婚时，两家经济条件巨大的差距导致情感关系出现裂痕，加之麦母对女儿婚事过度插手，最终两人分手。麦承欢在此期间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实现了个人成长，并与姚志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实现了双向治愈。播出后热度很高，关于此剧的讨论也很多，有观众认为此剧情感细腻、剧情紧凑，也有观众认为剧情和人设悬浮。

排名第二的是《惜花芷》。《惜花芷》改编自空同的同名小说，胡一天、张婧仪领衔主演，讲述了花芷从一个世家千金蜕变成一代巾帼英雄的成长故事。《城中之城》位列第三。人性博弈金融职场剧《城中之城》根据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两代金融人直面金融风暴的选择与取舍。

(□记者 李梦馨 实习生 尹淑婷 整理)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写在“世界读书日”的随感

□ 逢春阶

心给我讲解。按照著名学者唐圭璋先生的说法，这首词是秦观的。“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另外，南宋一个叫曹之格的通判，特别喜欢米芾的书法，他刻了碑后又拓了十卷本（九卷十卷是米芾的书法），里面提到的这首词，用的是“周仁熟”。但清代大收藏家张伯英说，这碑拓是伪造的。张先生认为，即便是伪造，一定是南宋时期的人所为，米芾写过秦观的这首词，后来就以讹传讹。也许就是曹之格，把世间传抄米芾书写的秦观的词错落到米芾名下。

“周熟仁”还是“周仁熟”呢？张先生说，《古代汉语词典》的错误，可能源于岳珂编辑的《宝晋英光集》，他还给我提供了好多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满庭芳》词中提到的那人叫周穆，字仁熟，而不是熟仁。周穆跟苏轼有唱和，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注释也是周仁熟。《宋稗类钞》卷之四《放诞》第十五条还记载了一个“周仁熟唾沫赚米芾砚台”的故事。润州太守周穆（字仁熟）是米芾好友，米芾向他展示新收的砚台，周仁熟先是表现得小心翼翼，又是洗手，又是赞赏，然后，趁米芾不备，向

砚池里吐了口唾沫，米芾勃然变色：“公何先恭后侮？砚污矣，不可用，为公赠。”米砚一唾成周穆。感觉周仁熟是个挺好玩的人。我想，周仁熟的放诞也许是跟米芾学的。米芾类似的故事不少。

跟张其亮先生像打乒乓球一般你来我往地交流，很有意思。他还对《古代汉语词典》中引用的“雅燕飞觞，清谈挥麈”进行了一番考证。有的版本“麈”用作“塵”（‘尘’繁体字），有的版本“麈”用作“塵”。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的“书”，本指《尚书》，后泛指书本。原意是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后来用来说教、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或拘泥于书本。

大胆质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态度。质疑是一种能力，一种提出问题的能力，找出缝隙，找出漏洞的能力。只有大胆质疑，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揭开事实的真相。不能迷信和拘泥书本，不能迷信权威，即使像商务印书馆的《古代汉语词典》有时该打问号就打问号，毫不含糊。盲目迷信、拘泥于书本，其实是在巩固错误。在这个充满变数的知识世界中，我

们的每一次质疑，都可能对知识真相的一次逼近。

商务印书馆是值得信赖的书馆，所出版的，也是值得信赖的书。瑕不掩瑜。爱之深，责之切。质疑它，不是对它的亵渎，正是因为信赖它。我还是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它为我提供了数不清的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说来好笑，过去我一直把“麈谈”读作“麈谈”。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看到曲阜师范大学徐传法教授的专著《书苑麈谈》，多看了两眼，才发现自己孤陋寡闻。魏晋人清谈喜欢麈尾拂尘，因此称清谈为“麈谈”。遗憾的是，不光是我，有的出版物也把“麈谈”印成了“麈谈”，令人遗憾。出版物不可不慎，特别是辞书。希望《古代汉语词典》在修订时把“麈”的例句订正过来。

不信书，不行；尽信书，也不行。张其亮秉持孟子的质疑精神做学问，值得我学习。批判性思维是我们作为学习者和研究者应当持续培养的能力。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学问不只是积累知识，是在不断地质疑和更新这些知识中，碰撞出新东西。是谓求真。较真，是一种难得的品性。

小逢观察

商务印书馆的书，我一向坚信不疑，特别是辞书。可是，最近从该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中查一个“麈（zhù）”字，头一次对这家书馆打了个问号。

“麈”词条是这样解释的：“1、动物名，其尾可做拂尘……2、指麈尾做的拂尘。米芾《满庭芳·与周仁熟试赐茶甘露寺》词：‘雅燕飞觞，清谈挥麈。’看到米芾，忽想起以研习米芾书法见长的书法家张其亮先生，他曾著有《破解米芾书法密码》《方圆庵记》《临习图解》，其研究成果得到过米芾书法权威曹宝麟教授的首肯。我请他查一查米芾那首词的全貌，没想到张先生说《古代汉语词典》上引的这首词，可能错了，词中提到的‘周熟仁’，应为‘周仁熟’。我的第一反应是，商务印书馆能错吗？”

张先生说，不光“周熟仁”“周仁熟”不确定，这首词的作者还有争议。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了另一个。且听张先生破案一样，耐

